

美中關係趨向合作因素探討— 地緣政治理論觀點

陳彥華

(國立中正大學政治所碩士)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後冷戰以來美中關係總體發展趨勢之理論解釋。引用「海水制止力」、「威脅平衡論」、「地理和平論」等相關地緣理論，補充說明傳統主流理論之權力解釋的不足，整合提出一結合「權力」與「地緣」兩大因素的完整分析架構，釐清美中關係「合作重於對立」的一貫性本質，再以事實資料檢驗本理論的有效性。本文共分柒節，摘要分述如下：一、前言：首先簡述後冷戰以來美中兩強競合交錯及其所衍生之爭議。二、美中關係的傳統解釋：回顧國際關係主要理論對美中關係的傳統解釋，包括了「現實主義」的權力對抗觀，以及「自由主義」的合作互賴觀，並指出二者缺乏交集，均未能給予此複合現象一個全面性的解釋。三、三個地緣理論：權力解釋觀點的缺口，使吾人有加入其他角度思考的必要。藉由介紹「海水制止力」、「威脅平衡論」、「地理和平論」三項地緣論點，認為地緣概念有助於突破上述的理論困境。四、「權力因素」結合「地緣因素」：本節根據前節提出一套整合權力與地緣觀點的次第分析架構，作為全文的核心理論。說明美中的互動同時受到權力與地緣兩大因素作用，而在後者是前者運作基礎的前提下，兩國的矛盾衝突受到地緣侷限，終究自然傾向「合作偏好」。五、美中戰略物質環境比較：本節列舉當前兩國在權力與地緣兩方面的客觀事實，確認在兩國的各项

戰略物質環境條件上符合本文理論之假定。六、小布希之中國政策：透過舉證美國小布希總統新世紀以來的中國政策表現，說明其「政策宣示」與「實際操作」均呼應了本文之推論結果。七、結論：研究指出本文理論在邏輯與實證上均能取得更深入有效的解釋力，並據此對亞洲未來持以樂觀展望。

關鍵詞：

美中關係、中國政策、小布希、地緣、圍堵、合作

壹、前言：美中關係之競合

1991年以來，隨著蘇聯崩潰、國際兩極體系瓦解，後冷戰時代的美國成爲全球唯一的「孤寂超強」(lonely superpower)，¹其「硬性權力」與「軟性權力」的影響力已推至全球各角落。²特別是在全球化時代，不論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美國均深刻牽連於全球命運共同體中。維持既有權力優勢與領導地位，是美國今日的核心利益與規劃國際政策的首要目標。任何可能影響其既有地位的新興挑戰，都是美國必須全力應對的焦點。新世紀中國在亞洲的崛起，正是這樣一個顯著的焦點。

自1978年實施改革開放以來，20多年內中國國力在經濟、軍事、建設各方面躍進步伐極快，如今儼然已成爲填補前蘇聯在亞洲留下權力真空的新興力量。³不僅如此，它正更進一步地朝區域霸權、乃至世界霸

¹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78, No.2 (March/April 1999).

² Joseph S. Nye認爲美國本身同時具有硬性和軟性權力，藉此「美國式的和平」(Pax Americana) 將會持續下去。請參見Joseph S.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7~18.

³ 請參見Robert S. Ross,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3, No.4 (Spring, 1999), pp.83-86.

權挺進。中國無疑的將是對未來美國霸主地位最富挑戰性的變數。

根據現實主義 (realism) 的說法，國家的權力競爭是一種「零和遊戲」(zero-sum game)，中國的持續壯大代表的是它對美國影響力的相對擠壓與削弱。美國若欲維持其既有地位，便須謀求抑制中國崛起所造成的結構性挑戰，最可行的方法是採用競爭與對抗策略對付中國，一如過去對抗蘇聯的成功經驗：圍堵 (containment) 策略。

然而，自由主義 (liberalism) 的觀點則認為，國際間的相互依賴與互惠效應 (reciprocal effects)，應透過國際交易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 來達成互利互惠，合作才是全球化時代各國互動的主要手段。⁴美國在中國及亞洲地區有重要利益，確保這些利益穩定才能維繫美國霸權的穩定。因此交往合作 (engagement) 才是正確做法。

理論上，這兩種論點各有根據，而事實上，美國政府的短期對中政策表現也確實是時而「圍堵」時而「交往」，其競合無常總引發無數爭論。⁵然則，若將時程拉長來看，整個 90 年代中，我們不難發現美中關係整體上呈現一種「和平、合作」多於「對抗、圍堵」的現象，而後者也沒有出現過去美蘇那般高張力的對立發展。⁶所謂「圍、和」的擺盪僅止於一定的範圍，即使沒有明確的官方宣示，我們仍不難發現這背後隱含著某種導致兩國關係長期穩定的因素存在。這個一貫性的因素究竟是什麼？又是如何造成？對於兩強的未來起什麼決定作用？這正是本文所欲探討的目的。

本文以下將先回顧過去有關美中關係相關研究的主流論述，呈現其至今缺乏交集的分歧結論，以說明傳統權力理論對後冷戰以來兩國「合

⁴ Keohane and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89.

⁵ 唯美國歷任政府重視「圍堵」或「交往」的重心看似不同：老布希政府 (George H.W. Bush) 的偏重圍堵，柯林頓 (Bill Clinton) 的強調交往，小布希 (George W. Bush) 初期的側重競爭，後期的回復合作。美國政府對中國問題的決策比起以前更缺乏長遠和比較一致的策略，請見傅高義 (Ezra F. Vogel) 訪談稿，莽萍整理，〈中國崛起與二十一世紀中美日關係〉，*二十一世紀評論*，第 67 期，2001 年 10 月，頁 16-26。

⁶ 有學者直接指明，「交往政策」是美國一直以來的政策主流，美國從未有過真正圍堵中國的思維。見張亞中、孫國祥，*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略夥伴* (台北：生智出版社，民 89)，頁 329-340。

作重於對抗」事實之解釋力不足的問題。然後導入三項別於既往的地緣理論觀點，提出一個結合權力與地緣兩大因素、能次第統合分析新世紀兩國關係的新架構，並透過列舉美中兩國目前的客觀戰略物質環境、小布希政府的中國政策表現等實據為支持，檢證本文理論的正確性，最後根據本結論提出未來兩國關係可能之展望。

貳、美中關係的傳統理論觀點

一、現實主義與圍堵對抗

在國際政治領域中，「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兩大理論是當今最權威的理論工具，它們如何解讀美中關係，對理論或實務均有著重大的意義。「現實主義」標榜務實解釋國際現象、擱置道德、理想主義或意識形態，以釐清國家行為者的行為因素、解釋國家的行為事實。⁷以權力界定利益、國際無政府狀態、權力平衡等主張，並點出這些「現實問題」的運作與解決模式。⁸其後來衍生之「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⁹更進一步主張理論「簡約」(parsimonious)與「系統化」的特徵，將國際社會分為「個人層次」、「國內層次」、「體系層次」三者，並以後者為要。認為國內與個人層次的行為是受到整體國際體系結構的力量所型塑，其結構問題即系統權力組成與安排的問題。¹⁰

基此，Robert Gilpin認為，通常當國際體系中出現一個崛起的強權之時，原有的體系權力平衡將遭到打破，結構隨之產生失衡、動盪，而最後結果往往以戰爭收場。¹¹這種「霸權移轉」(hegemonic transition)

⁷ Keohane, Robert O.,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1986(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1-6.

⁸ 請參見王逸舟，*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台北：五南出版社，民88），頁53-66。

⁹ 新現實主義包括了Kenneth N. Waltz、Robert Gilpin、Stephen Krasner、Robert Keohane等重要理論家。

¹⁰ Waltz, Kenneth 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pp.1-37.

¹¹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的致命危險在於，它是國際「無政府狀態」下的權力零和競爭。¹²Organski等學者指出，崛起強權必須與既有霸權爭奪國際體系的主導力、支配力，既有的強權國家主導建立一套的國際秩序與規則，以求達成全球「治理」（governance）之狀態、反應他們自身的利益。¹³新崛起的強權則有其新的國際地位與聲望之要求，以及其新的自身利益準則，新舊強權期望的國際秩序產生矛盾且日漸擴大，最終解決方式主要將是「霸權戰爭」（hegemonic war）。¹⁴

依據現實主義觀點，美國不難從「中國崛起」推出「中國威脅」的結論。近幾年有無數的評論家共同認為，中國的壯大在許多方面將擠壓美方的國際權力、挑戰其現有地位，¹⁵事實上許多美國民調也反映著市井百姓同樣的憂慮。¹⁶這些權力結構的矛盾宣說著美國必須對中國採取「圍堵」策略的基礎。美國應藉此減緩中國的經濟成長、與其周邊國家結盟，防止中國威脅的憂慮真正發生。

Press, 1981).

¹² A.F.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2).

¹³ A.F.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pp.33-197.

¹⁴ *Ibid.*, pp.33-197.

¹⁵ 1990年日本防衛大學副教授村井友秀的「論中國這個潛在的威脅」；1992年美國傳統基金會一篇直指中國威脅及挑戰的文章；美國費城對外政策研究中心亞洲部研究員Ross H. Munro的「正在覺醒的龍—亞洲真正的危險來自中國」；從1992年初到1994年底，美、日、英、法等國的報刊上先後出現了多達七十幾篇有關「中國威脅」的文章；1994年之後到1999年仍有許多知名學者：Richard Bernstein、Ross Munro、Peter T.R. Brookes、Denny Roy等都提出類似著述；中國專家Arthur Waldron與專欄作家Robert Kagan甚至把中國拿來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意志帝國的崛起相比，警告美國注意中國的挑戰與敵意，Richard K. Betts and Thomas J. Christensen, “China: Getting the Questions Right,” *The National Interest*, winter 2000-2001, p.17.

¹⁶ 整個九〇年代「中國威脅論」在美國一般民眾的心中一直很有份量，1998年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超過七成的美國人民相信中國會在未來對美國形成威脅。即使是1998年7月美中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後，美國傳統基金會、安全政策研究中心等五個華府智庫所做的全國民調顯示，72%的美國人民相信中國會在未來對美國形成威脅，22%則否；同時有48%的受訪人認為中國是美國的敵人，43%則否。引自：中央社，「美民調 逾七成指中國為未來威脅」，*自由時報*，民國87年8月8日，版4。1999年的民調則仍有半數以上的美國人相信中國在未來一百年內將成為美國全球地位的頭號對手，*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16, 1999, A9。

二、自由主義與交往合作

另一方面，自由主義學派卻質疑這種「零和對抗」觀點。自由主義論者關懷全球經濟、社會、環境等議題，他們從所謂的「全球化」和「國家間相互依存」現象切入，強調國家及非國家（IGOs、NGOs與個人）的行為角色。他們認為，全球化現象下國家地位下降、非國家因素上升，「高階政治」（軍事和戰略事務）與「低階政治」（經濟和福利等事務）已難分高低先後。¹⁷ 國際間不再是簡單的政府間雙邊協商和國家間關係，而是錯綜複雜的「超越國家行為體」結構，亦即所謂「複合互賴關係」（complex interdependence）。¹⁸

他們指出，國家是理性的，國際機制（international regimes）是解決國際無政府狀態問題的有效手段，¹⁹ 而新世紀的國際複合互賴環境中，國際機制與制度能實現國家合作、解決國際、國家、國內多層級問題的目標，並開創更多創造合作利益的「藍海空間」。²⁰

據此，美中關係至少有三點理由必然採取合作交往。第一是安全戰略因素。中國很長一段期間內仍無法挑戰美國，談論衝突、圍堵言之過早；²¹ 相反，美中的合作互利則重要許多，包括反恐、北韓、台灣、印巴、南沙、「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國際犯罪等等。而中國若是越融入世界體系，也越不易製造國際麻煩。²²

¹⁷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ed.),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1972);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ed,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1997).

¹⁸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op. cit.* pp.23-37.

¹⁹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estView Press), p.2. ; Stanly Hoffmann, *Janus and Minerva: Essays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86, p.144.

²⁰ David Baldwin,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pp.4-8.

²¹ 認為中國與美國實力存在相當差距的論述可請參見：Robert S. Ross & Andrew J. Nathan, *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W. W. Norton, 1997); Bates Gill & Michael O'Hanlon, "China's Hollow Military," *National Interest*, Issue 56 (Summer 1999), pp.55-62; Thomas J. Christensen, "Posing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 China's Rise and Challenges for U.S.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5, No.4, Spring 2001, pp.5-40. °

²²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第二是經濟因素。二戰後美國主導的全球「布列敦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以建立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新秩序為目標，²³巨大的中國經濟急速起飛，美國有必要協助其融入此系統之中，以維護整體體系運作之穩定。況且美國本身在中國「世界工廠」也存在龐大經貿利益，加上考慮「和平演變」的可能效益，合作仍是必然的選擇。

「機制因素」是第三個理由。正如Shashi Tharoor在「美國為何還需要聯合國」(*Why America Still Needs the UN*)指出，聯合國可使美國最大化其軟性權力、說服其他國家接受美國的議程(agenda)，而不只單純透過武力這類強制性的硬性權力，聯合國對美國仍極具重要性。²⁴即使2003年3月「美伊戰爭」擅自行動後，美國並不因此否定聯合國價值，它仍然需要聯合國機制的穩定運作來維繫其首強地位。而中國在聯合國的地位與影響力，使美國不可能不尋求與之修好。

我們知道，美中關係其實是一種同時交雜著合作與對抗兩大特徵的複雜事實，唯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各自做出不同角度的理解，因此我們顯然很難在「交往」與「圍堵」二者間作出一個單純的選擇。現實主義預期美中衝突、自由主義預期美中合作，兩者間的衝突矛盾必須取得一個可協調整合的最終解釋，才可能是一個能正確解釋美中關係的系統理論。

於是，近年出現另一種折衷的說法—「圍和(engagement)策略」：既交往又圍堵。一方面美國在經濟事務上與中國合作，尋求中國在限武與不擴散等方面提供協助；另一方面，美國維繫它與日、韓的軍事同盟、限制對中國的軍事科技出口，以「分散投資、降低風險」避免孤注一擲。

25

Imperative(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1997), pp.202-218,270-271.

²³ 「布列敦森林體系」係以《國際貨幣基金協定》、《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協定》與《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三大支柱所建構。Barry B. Hughes著，歐信宏等譯，*國際政治新論*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台北：韋伯出版，2000年)，頁474-482。

²⁴ Shashi Tharoor, "Why America Still Needs the United N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82, No.5, (2003), pp.67-80.

²⁵ 知名智庫「蘭德公司」(RAND Corp.)所提出。Zalmay M.Khalilzad, Mark Bernstein, Scott Hassell, Rober J. Lempert and John Godges, *Rand Review*, Vol.23, No.3, Winter

然而這樣的綜合論點似乎仍僅在對兩大競和面向作總合陳述，猶未指明何以後冷戰以來美國對中政策大體偏向「合作多於對抗」的一貫性現象（經歷了蘇聯瓦解、九一一事件、美國當局鴿派與鷹派輪替等等周多重重大情勢變化，美中兩國的長期發展關係始終存在交往重於對抗的一致特徵）。²⁶那麼，有沒有什麼概念或理論可以解釋之？

參、地緣理論的觀點

面對上述問題，我們發現下面幾項特別的「地緣理論」觀點，應有助於釐清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在此處的矛盾。它們分別是John J. Mearsheimer的「海水制止力」(The Stopping Power of Water)、²⁷Stephen M. Walt的「威脅平衡論」(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²⁸Robert S. Ross的「地理和平論」(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²⁹

一、海水制止力

「海水制止力」概念出於John J. Mearsheimer的「攻擊性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 論述。Mearsheimer認為，追求生存是一個國家的最高目標，而國際無政府狀態使大國們永遠戒慎恐懼，因為國際間沒有一個中央權威 (mechanism) 能阻止他國不法的侵略、保障國家生存，國家只能仰仗自身的防衛。因此大國不得不竭盡所能的擴張自身權力，唯

1999-2000; Zalmay M. Khalilzad [et al.], *The United States and Rising China: Strategic and Military Implications* (Santa Monica, CA: RAND, 1999).

²⁶ 即使是鷹派團隊為主的小布希政權也無法改變此特質。「美中國問題專家孟捷慕：布希中國政策，開始就與民主黨無異」，《中國時報》，2007年3月1日，版10。

²⁷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2001).

²⁸ Stephen M. Walt,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9, No.4 (Spring, 1985), pp.3-43.

²⁹ Robert S. Ross,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3, No.4 (Spring, 1999), pp.81-118.

恐受制於人。³⁰

權力包括了「軍事權力」(military power)與「潛在權力」(latent power)兩種³¹（後者以一國的財富(wealth)及人口規模(size of population)為基礎)。³²強權國家們在最大化其權力的過程中，以各種手段彼此作激烈的零和競爭，在自己成為體系中的唯一霸權(hegemony)之前，生存的潛在危險不會消失。但這種自我提升，會被它國解讀為攻擊性的威脅行為，加深並坐實了他國相同的對外恐懼、競相模仿效法，最後形成惡性循環。³³在強權角逐霸位的過程中存在著兩個重點：

（一）陸權至上

一般國家的四類軍事力量：海軍(independent sea power)、空軍(strategic airpower)、地面力量(land power)和核子武器(nuclear weapons)，地面力量是決定性的軍事手段。以陸軍為中心（與包括支持它的海、空力量）的地面武力，是一國用來征服和佔領領土的主要軍事工具；海、空力量雖然也能單獨作用於敵國，但它們僅屬輔助作用，很難直接迫使一個大國投降，並不具備贏得戰爭的決定性作用。³⁴核子武器也不會以任何方式使安全競爭變得遜色，常規軍事力量的地面陸軍始終是一國軍事權力的最終主力。³⁵

（二）海水制止力

正因為一國權力的擴張仰賴地面力量的行動，戰爭的成敗受到軍力投送效率所左右，而「巨大的水體」則對投送效率有極大的限制。在陸

³⁰ John J. Mearsheimer, *op. cit.*, pp.32-33

³¹ 「權力」Mearsheimer定義為：國家所能獲得的特殊資產或物質資源。Ibid., pp.57-60.

³² Mearsheimer以為，一國最直接有效的權力，是指它的軍事力量所能發揮的最大作用，從軍事角度來定義權力是因為「攻擊性現實主義」把這種力量看成國際政治的最後手段。而充足的財富和人口是建立龐大軍隊的先決條件，是影響直接權力的根本因素，故而財富與人口是衡量「潛在權力」優劣的關鍵指標。Ibid., pp.55-82.

³³ Ibid., pp.32-36.

³⁴ Ibid., pp.87-110.

³⁵ Ibid., pp.128-133.

地上，軍隊跨過邊境的移動與攻擊，除了險惡地勢之外，並非難事。但若試圖向嚴密防守與控制的敵國領土橫跨海洋的投送陸軍、發動兩棲登陸進攻，海水便成了一個非常可怕的障礙。³⁶

其基本問題是，海軍能攜帶用於兩棲行動的軍隊數目和火力數量因跨海運輸的困難本質而受到很大的限制，海軍難以向敵方海岸安插足以壓倒對方防禦軍隊的突擊力量，這點在任何時代均是如此。³⁷只有兩個情形可能例外：一，入侵者對於一個處於失敗邊緣的強權發動進攻，可能成功，因為受害國保衛自己的資源已罄；二，防禦國的力量如果過於延伸，如兩面作戰（a two-front war），兩棲行動可能因對手的力量稀釋而得手。但若這些條件都不具備，防禦大國將其絕大部分軍力都用來反兩棲力量，海上入侵者將遭到陸基部隊毀滅性的還擊。³⁸

因此，一個大國與海外的強權若產生矛盾衝突的時候，採取「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外交手段，如所謂「離岸平衡者」(The Offshore Balancers)³⁹角色，或是將反制責任推給他國，所謂「責任推委」(Buck-Passing)⁴⁰手段，才是上策。最下策才是採取代價斐然的軍事行動。「海水」是一道制止海洋兩岸雙方武裝衝突的天然力量，水體愈大，阻力愈強，它甚至可阻礙「全球霸權」(global hegemony)的出現。⁴¹

由此來看，被全球最大的太平洋所阻隔、分別代表美洲與東亞強權的美國與中國，在理論上，縱使雙方的矛盾衝突已升高到一般情況下必

³⁶ Ibid., pp.83-137.

³⁷ 海上運輸因時代科技而改良，陸地防禦力量的運輸亦然。Ibid., p.115-118.

³⁸ Ibid., pp.118-128.

³⁹ 即使取得區域霸權，地方霸主會寧願另一個海外的大陸地區至少存在兩個以上的強權大國，讓它們「鶴蚌相爭」，以便「漁翁得利」，這就是「離岸平衡者」角色。Ibid., p.41.

⁴⁰ 若面對一個海外的地區霸主不可避免，那麼各國均不會願意自己站在第一線對抗敵手，因為成本高昂；若能將主要的抗衡工作推給其他鄰近敵手的國家，藉此維持自身權力優勢的代價，將是一石二鳥，這就是「責任推委」傾向。Ibid., pp.267, 269.

⁴¹ Mearsheimer認為基於海洋的阻隔與軍力投射的困難，強權國家的軍事擴張往往僅及於其所屬的陸路區域，難再進一步向海外其他大國施展征服。在海外強權對手的領土上謀取權力是一件極為困難的事，要想控制全球政治更是幾近不可能，強權國家至多發展成為地區霸權。Ibid., p.40.

然一戰的危險情況，都將因為考慮到太平洋的困難，而仍致力尋求外交解決。若勉強發動跨海攻擊，很可能重蹈韓戰、越戰覆轍，因此可知兩強因權力結構衝突而發生正面對抗的機率，受到這因素影響而大幅降低。

二、威脅平衡論

Stephen M. Walt的「威脅平衡論」對國與國之間的互動行為也有基於地緣作用的說明。他認為，一個國家選擇與他國聯盟以對抗生存威脅的形式主要有「抗衡」(balancing, 指受威脅國聯合起來共同對抗威脅來源國)或「扈從」(bandwagoning, 指加入威脅國家的陣營中, 有服從的意思)⁴² 兩種。

國家對此如何抉擇，一般有四項考慮：一、對「威脅」內涵的認知；二、意識形態；三、文化相似性(similarities)；四、國家創造聯盟的能力和手段。但Walt認為後三者不是引發聯盟運動的主力因素，它們甚至可能製造反效果；對威脅的認知才是影響國家結盟反應的關鍵。⁴³ 其中所謂對「威脅」的認定，又有四項評估：權力集中性(aggregate power)、⁴⁴ 地理鄰近性(proximity)、⁴⁵ 攻擊能力(offensive capability)、⁴⁶ 攻擊動機(offensive intentions)。⁴⁷

對美國來說，不論權力集中、攻擊能力，中國都遠不敵美；最重要的是，雙方毫無地理鄰近性可言；並且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宣示與作為，亦不至給人北韓、伊朗般的攻擊姿態。以上，在找不到確切有力的「中國威脅」證據下，美國很難有充足的動機，與中國走上冷戰時代般的對

⁴² 有關balancing(抗衡)、bandwagoning(扈從)的譯詞，本文參考吳玉山，**抗衡或扈從—兩岸關係新詮—從前蘇聯看台灣與大陸間的關係**(台北：正中書局，民86)，頁18-20。

⁴³ Stephen M. Walt,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pp.5-8.

⁴⁴ 一國的總體資源(如：人口、工業、軍力、經濟、科技能力等等)越是強大，則它對其他國家的潛在威脅也越大。Ibid., pp.9-10.

⁴⁵ 一國承受的威脅性和它與威脅來源國的地理遠近程度呈現正比。Ibid., pp.10-11.

⁴⁶ 他國用於攻擊的軍事能力比起自己防守的能力差距越大，越容易挑起聯盟出現。Ibid., p.11.

⁴⁷ 一個展露攻擊動機的國家，未必需要強大的實力，就能對其他國家造成威脅。Ibid., pp.12-13.

立。

三、地理和平論

也強調地理條件對於美中權力結構深刻影響的Robert S. Ross認為，⁴⁸東亞地區當前已形成爲一種「大陸」(continental)與「海洋」(maritime)的兩極結構：中國控制下的東亞大陸區域，對上美國所掌控的東亞海洋區域。⁴⁹其中，中國空軍與海軍力量不能與美軍的優勢地位匹敵，但美國要打倒中國的陸權優勢同樣困難。亞洲這種「主要海權大國」對決「主要陸權大國」的兩極狀態是穩定的，⁵⁰理由是：

(一) 中國的興起，使得美國反映在對它防衛的海軍支出以及亞洲盟邦的結合之上，這樣的平衡反應事實上有利於穩定。兩大國陣營的對峙下，小國家不敢妄自挑戰強權，地緣條件更能加強這點。⁵¹

(二) 美國擁有東亞海洋至少 25 年的優勢保障，它沒有必要再深入大陸地區與陸地強權一別苗頭，即便能力可行，效果也不彰。⁵²而中國的大陸強權地位不只是它的地理條件之反應，也是它長久以來的陸權文化 (culture of a land power) 之反應。⁵³現實上中國也自知無法挑戰美國的東亞海域優勢，如果貿然尋求突破反受其害。⁵⁴兩強在各自的勢力範圍行動，只要不求挑戰彼此的分際，雙方的正面競爭、衝突是可以得到遏制的。

不同的地理環境令國家有不同武器的需求，雙方的武器系統皆有利

⁴⁸ Robert S. Ross,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p.81-82.

⁴⁹ 日本跟俄羅斯雖也是本區體系強權，但二者缺乏成爲所謂一「極」(pole)的條件，理由或缺乏資源、或地理天然限制，均將國家命脈受制於人。請參見Ibid, pp.86, 90-92。

⁵⁰ Ibid., pp.83-86.

⁵¹ Ibid., pp.96-99.

⁵² 美軍一直有「no more land wars in Asia」的想法，對東亞權力投射的困難是美國不至於挑戰此區既有現狀的最大主因。Ibid., pp.100-103.

⁵³ 中國在兩千年來的歷史上未曾實現過跨海域的領土擴張，它的海域力量傳統一直放在商業用途之上。從過去的證據看不出中國具有向海域伸張觸角的意欲。中國的現代化可能導致改變，但歷史跟文化仍會產生很大的遲滯緩和作用。Ibid., pp.103-105.

⁵⁴ Ibid., pp.103-108.

於防守、不利於進攻，這可大為緩和「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帶來的危機和武器競賽，引領國家走向「防守偏好」(defensive bias)。就此，美中關係的兩利發展得到了客觀環境的鼓勵、兩害發展卻受到限制。因為地緣之影響，使得東亞的命運不同於歐洲，趨向和平穩定。

「海水制止力」、「威脅平衡論」、「地理和平論」這些基於地緣角度的論述，共同指向了一個重點：地理條件制約了國際關係的發展，即使其帶出的結論與權力矛盾解釋下的結論不一定相容。更具體的說，太平洋的坐鎮其中，決定了美中兩國終究的交往方式。這似乎為複雜的美中競和問題找到了一條可行的解釋途徑。

肆、「權力因素」結合「地緣因素」

綜合前面諸項文獻對於權力理論的分歧觀點，以及地緣理論的另類啟發，幫助了本文整合發展出以下的新模式：美中關係乃是在「權力結構因素」、「地緣條件因素」兩大因素的共同化合作用下，使後冷戰以來，兩國關係發展總體趨向「合作重於對抗」。

首先，在「權力結構因素」中，根據現實主義及 Mearsheimer 理論中「生存目標」、「對外恐懼」、「權力計算」、「霸權爭奪」等國家行為之假定，新世紀美、中關係確實存在國際權力結構上的競爭本質，是美國因此尋求對中國抗衡的政策理由。

第二，在「地緣條件因素」上，「海洋的阻隔」是核心條件。太平洋巨大的「海水制止力」設下了美中兩國權力互動的根本限制：一、阻滯了他們之間的權力投射與可能衝突；二、改變了雙方的威脅認知；三、創造海陸平衡的穩定均勢。

最後，太平洋的「地緣因素」作用是美、中兩國「權力因素」運行的前提基礎。權力的行使與競爭，乃建立在物質資源的實際分配狀態，

資源的分配狀態卻受到外部地理環境所規範。⁵⁵故美中關係終究導向「合作重於對抗」結果乃是必然的，因其就「權力條件」而言乃助長雙方競爭關係，就「地緣條件」而言卻是利於合作關係，而後者作用高於前者。若本模式的假定正確，我們應可找到如下事實的佐證：環境證據上：美、中確實具備「地理隔閡」、「權力關係」、「海陸分立」等特性；行為證據上：兩國政策合作多於對立的事實。以下本文將分別檢視之。

伍、美中兩國戰略物質環境

一、地理隔閡

檢視美中兩國的地理條件、威脅認知、海陸分立等三項戰略環境事實，最重要的便是居於理論核心的地理條件項目。位在大西洋以西的美國與地處遠東的中國當然毫無地理鄰近性可言。相隔了六個時區、半個地球之遙，橫亙在兩國中間的太平洋，正是 Mearsheimer 所謂難以克服的巨大水體障礙。

就美國而言，美國本土地區東、西兩面環洋，南方更有落磯山脈、巴拿馬地塹的地形屏障，唯一的可能缺口僅是北邊緯度及地勢不利，但與美友好密切的加拿大。如果沿海防禦得當，美國無虞本土受到大規模登陸戰的威脅。

中國的地理條件亦不差。在東側與南側同樣得到了遼闊的太平洋保護，西側亦有高原及沙漠的天然屏蔽，同樣除了北邊外，並無巨大的防禦缺口。而北方鄰國同樣居於緯度及地勢不利地位，在近年邊界問題及相互關係的緩和下，加上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緩衝角色，此缺口的危險性已獲相當控制。⁵⁶

⁵⁵ 如Mearsheimer、Walt與Ross均認為，權力結構因素與地緣環境因素能夠相互加強，但若相互抵觸，後者效應將高於前者。

⁵⁶ 中國陸軍自與俄羅斯在1996年簽署了哈吉塔《關於在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的協定》後，其兵力部署重點已轉向大陸東南地區。事實上中俄雙方在1991年與1994

顯然，美中兩國都有利於嚴陣防守來自海上攻擊的地緣條件，同時也有海洋的保護（或阻礙），其型塑兩國權力江流的框架堅固儼然。

二、威脅認知

地緣條件會左右國家之間的威脅認知，權力條件的落差或互賴亦然。美中兩國軍事、經濟權力的巨大落差，以及對全球化中經貿合作的需求，均可加強雙方對對方威脅感的弱化，進而降低衝突。

（一）軍事權力

現代軍事權力一般以軍費支出、核武力量為重點。一國軍力之質量強弱均會表現在其軍費支出上。2006 年全球的國防支出總額高達 11,580 億美元，其中美國的 5,287 億美元份額就幾乎佔了全世界的一半，除了第二名的英國（592 億美元）外，沒有一個國家年度軍費能超過它的十分之一，包括第四名的中國（495 億美元）在內。⁵⁷事實上這樣的大國軍費支出結構，從 1991 年冷戰結束至今都不曾改變，美國的軍費支出始終至少在 3000 億美元以上，卻從未有第二個國家曾經超過 700 億美元，⁵⁸美國在軍費上如實反應了其單極之地位。

核武力量也是如此，冷戰以來世界核武始終仍維持美、俄兩極態勢：1990 年美、俄所持核子彈頭件數分別是 9000 件及 11000 件，中國只有 284 件；到了 2005 年美、俄所持件數已降至 5800 件及 5300 件時，中國仍僅有 402 件。⁵⁹即使美俄歷經多年的協商裁減擁核件數，中國在核武

年就已經簽署了「中蘇國界東段協定」與「中俄國界西段協定」以求解決長久的領土紛爭。直到 2004 年雙方將黑瞎子島邊界畫定後，「中俄東段邊界劃界協議」確定了兩國間最後剩餘的兩塊地段邊界，中俄間長達 4300 公里邊界線至此完全畫定。另外，1996 年中國與俄國、哈薩克、塔吉克、吉爾吉斯合組「上海五國會晤機制」，尋求加強軍事互信與裁軍，之後於 2001 年更名「上海合作組織」，亦是中國追求穩定北部、西北部邊域安定、專心東南沿海防禦的努力之一，詳請見羅勝雄，「美俄中共在中亞地區之權力競逐」，**中共研究**，第 38 卷，第 9 期，頁 66。

⁵⁷ 資料來源：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資料庫。

⁵⁸ 資料來源：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資料庫。

⁵⁹ 資料來源：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資料庫。

力量上的低數量，始終不能與美動則數千件核武相提並論。一方面核武大國之間不易輕起戰端、對和平穩定有正面作用；另一方面即使硬與美一較高下，其結果也是一目瞭然的。中國既然在軍費與核武所代表的軍事實力上皆遠不及美國，那麼中國在軍事方面當然不能形成所謂的對美威脅。

(二) 經濟權力

一國財富的實力決定了軍事、科技、教育等各層面的表現，而重要性幾乎涵蓋了所有指標的「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則是其最直接的反映。如下圖 1 所示，改革開放以來儘管中國經濟成長幅度出色卓越，至 2005 年已一路攀上世界第四。即使如此，比起美國仍然差了 5.68 倍之遙，並且其歷年的差距也未見縮小，中國如欲在國家財富實力上威脅美國，恐怕同樣不切實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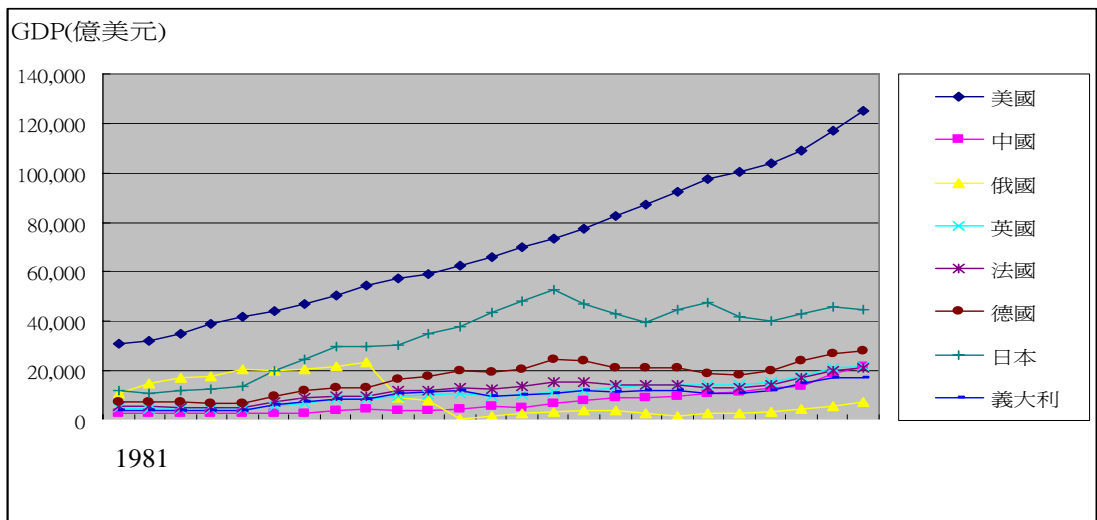


圖 1 世界大國 GDP 發展圖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資料庫 (The World Bank Group,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 July 2006)

總的來說，兩大關鍵指標：直接的軍事權力、間接的經濟權力，其集中性均以美國為最。美、中兩國實力的懸殊差距，明確指出「權力威

脅認知」著實難以為兩國是否走上對抗背書，而要收平其間差距，需時多久也猶未可知。

三、海陸分立

中國軍事屬性為陸權大國乃世所週知，只因中國現今面對的主要外來威脅來自海上。上世紀列強與日本的侵略歷史、新世紀美國軍力的海上環伺，都加強了中國對此的認知，東南沿岸自然向來是中國軍事防禦的重點。⁶⁰其軍事部署証實了這點：在中國的「七大軍區」之中，有五個軍區臨海、兩個軍區居於內陸。根據「2006 年中國國防白皮書」所稱，中國目前各軍區的兵力部署狀況為：七大軍區共計 21 個集團軍中，臨海的五個軍區就駐扎了 17 個集團軍，共計兵力近 160 萬，佔了全國的四分之三。⁶¹中國對東部沿海地區的兵力部署，完全符合了 John J. Mearsheimer 所謂嚴密防守的陸權大國條件。

表 1 亞太地區其他大國主要兵力配置（2002 年）

		陸軍		海軍		空軍	
		人數 / 萬人	比例 %	艦艇/萬噸	比例 %	戰機/架數	比例 %
陸權	俄羅斯	11	79.2	80.0	53.3	750	57.2
	北韓	100		10.5		590	
	南韓	56		37.4		610	
海權	日本	15	20.8	37.4	46.7	490	42.8
	台灣	24		24.4		620	
	駐日美軍	2.1		-		130	

⁶⁰ 進入 21 世紀以後，中國軍方便拋出了「東急西緩」（東部沿海地區重於西部邊域地區）的戰略理論思想。謝淑媛主編，廿一世紀亞太合作安全（台北：民主進步黨中國事務部出版），民 93，頁 257。

⁶¹ 資料來源：「2006 中國國防白皮書」網路資源，
<http://cn.chinagate.com.cn/news/2006-12/29/content_2362153.htm>(16/7/2007)。

	駐韓美軍	2.7		-		90	
	美軍	-		50		130	

資料來源：張亞中等著，《亞太綜合安全年報2001-2002》，頁33，表2-2。

而如上表所示，東亞地區其他各主要大國的兵力分配概況中，陸權相關國家相對於海權國，駐有極大比例的陸軍與相對較弱的海、空軍，採取陸權守勢。美國或其盟國卻未在東亞任何據點配置大量陸軍，日本、台灣、關島、夏威夷美軍的基地等都是海、空軍為主，採取海權守勢。很清楚的，東亞列強的軍力部署結構，以中國為首的陸權大國對上以美國為首的海權大國，確實呈現出海陸分立的型態。

太平洋水體的地理阻隔、中國陸軍在沿海地帶的佈置重兵、美軍島鏈的海空守勢，符合了「海水制止力」理論的要件；美中距離的遙遠、權力的落差、中國軍隊投射能力的不足，也未能支持「中國威脅」的概念；而亞太地區各國的軍力分布亦反映了「海陸平衡」的基本態勢。美、中兩國的各项戰略物質環境，均證實了本文理論所定義的條件。

陸、小布希的中國政策

客觀環境條件上既獲得本文地緣論點的支持證據，在國家行為上，美中兩國的政策行為事實是否確實合作多於對立，便是關鍵。以柯林頓政府時期的政策樣本來檢驗或許並不顯著，但向來強調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的「鷹派政府」—共和黨小布希政府上台以來的表現，將更具說服力。⁶²故本文即以小布希政權第一任期期間之中國政策表現，作為分析

⁶² 一般被視為「右翼保守勢力」的共和黨，其政綱原本便將中國定位為美國在亞洲最主要的挑戰來源，認為美國雖不願對中國懷有敵意，但亦不對之抱持幻想。如1999年小布希發表演說提到：「中國是個『戰略競爭對手』(strategic ompetitor)，不是一個『戰略夥伴』(strategic partner)，我們和中國打交道時不應懷著惡意，但也不能存有幻想。」，布希還主張揚棄柯林頓總統所稱的「戰略夥伴」關係、「萬一中國決定對台採取行動，我要協助臺灣自衛」等競選口號。

<<http://www.epochtimes.com/gb/2/2/20/n171688.htm>>(16/7/2007)。

樣本，將之分兩部份全面探討之：政策宣示、實質作為。

一、政策宣示

(一)「911 事件」前(2001 年 1~9 月)

在政策宣示上，我們以「911 事件」區分前後兩期以利於更清晰的比對觀察。前期方面，小布希政府的「鷹派」形象，⁶³在當選之初一般預料其中國政策會明顯有別於柯林頓政府。然而事實是，布希就任後開始仍採取觀望態度、釋放善意訊息，希望與中國保持友好狀態。⁶⁴

隨後兩國關係確實便盪進了谷底：2001 年三月美國向聯合國提案譴責中國迫害人權、眾議院通過多項批評中國決議案、美方重申「台灣關係法」、反對中國承辦 2008 年奧運。⁶⁵最嚴重的是，該年四月爆發了「海南島軍機擦撞事件」，為此美國國防部長一度終止與中國軍方所有的接觸。⁶⁶

此時布希復言「將竭盡所能的幫助臺灣自衛(Whatever it took to help Taiwan defend themselves)」、⁶⁷批准台灣陳水扁總統過境美國訪問、與達

⁶³ 小布希打從競選美國總統時，就一再表示不輕從中國觀點的強硬姿態。不僅布希本人，幾乎所有的重要幕僚官員全都對中國抱持懷疑與保守態度，國安顧問萊斯(Condoleezza Rice)、國務卿鮑爾(Colin Powell)、副總統錢尼(Dick Cheney)、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國防部副長伍夫維茲(Paul Wolfowitz)、國防部次長費斯(Douglas Feith)等人都被認為是主張制衡的「鷹派」成員。

⁶⁴ 法新社，「錢尼：盼與中國維持良好關係」，**中國時報**，2000 年 12 月 20 日，版 13。鮑爾：「我已經努力向中國表示，...我們不是中國的敵人，中國也不必把我們當成敵人」，「鮑爾關於韓國、北韓和中國的談話」，美國國務院信息局，<http://usinfo.org/mgck/usinfo.state.gov/regional/ea/mgck/0307powell.htm>(16/7/2007)。共和黨還提出：「中國是轉型中的國家，對於未來自由富裕的中國甚感期待，而美國不認為美中衝突是必然的，美國也不會對中國造成威脅。」陳頌，**布江北京高峰會前後的美中關係，前引書**，頁 89。

⁶⁵ 請參見美國國務院國際信息局，<http://usinfo.org/mgck/usinfo.state.gov/regional/ea/mgck/0321es68.htm>(16/7/2007)、<http://usinfo.org/mgck/usinfo.state.gov/regional/ea/mgck/0328hres.htm>(16/7/2007)、<http://usinfo.org/mgck/usinfo.state.gov/regional/ea/mgck/0321res67.htm>(16/7/2007)、<http://usinfo.org/mgck/usinfo.state.gov/regional/ea/mgck/0326se27.htm>(16/7/2007)。

⁶⁶ 陳頌，**布江北京高峰會前後的美中關係**，前引文，頁 10。

⁶⁷ 同上註。

賴喇嘛正式會晤、直陳中國的人權、宗教自由、西藏問題有待改善。⁶⁸ 中國對此也強硬回應，兩國關係陷入緊張。

不過 2001 年下半年局面便開始回轉。國務卿鮑爾 (Colin Powell) 重申美中合作的需求、前總統柯林頓訪中緩頰、布希宣佈繼續給予中共正常貿易待遇 (NTR)；⁶⁹ 6 月國安顧問萊斯 (Condoleezza Rice) 報告：「努力與中國建立『建設性關係』」、布希改口：「支持『一個中國』政策，臺灣不應該獨立。」7 月，鮑爾訪中時表示不再使用「戰略競爭者」形容中國，改以「建設性合作關係」態度。⁷⁰ 9 月美國副助理國務卿、財政部長、國務院暨國防部代表先後率團訪問中國，兩國關係逐步回溫。⁷¹

(二)「911 事件」後 (2001 年 9 月~2004 年 6 月)

「911 事件」的爆發讓美國的「反恐」議題成爲凌駕一切議題的新挑戰，包括「中國威脅」在內，爲此，美方更需要中國的合作。⁷² 正如國務卿鮑爾所說的，「中國在那個地區 (指中東) 有影響力，...致力於尋求雙方可以合作的一切方式。」⁷³ 確實，北京給予的支持，讓美國對接下來的決策安心不少。⁷⁴

⁶⁸ 美國國務院信息局，

<<http://usinfo.org/mgck/usinfo.state.gov/regional/ea/mgck/archive01/0502kelly.htm>>，(16/7/2007)。

⁶⁹ NTR，舊稱「貿易最惠國待遇，MFN」。

⁷⁰ 「鮑爾國務卿在北京記者會上的演講」，美國國務院信息局，

<<http://usinfo.org/mgck/usinfo.state.gov/regional/ea/mgck/archive01/0731powellbj.htm>>(16/7/2007)。

⁷¹ 張亞中等著，**亞太綜合安全年報 2001-2002**，前引文，頁 226。

⁷² 「布希總統繼續爭取反恐主義的國際支持」，美國國務院信息局，

<<http://usinfo.org/mgck/usinfo.state.gov/regional/ea/mgck/archive01/0914bush.htm>>，(2007.7.16)。

⁷³ 美國國務院信息局，

<http://usinfo.org/mgck/usinfo.state.gov/regional/ea/mgck/archive01/0924uschina.htm>，(16/7/2007)。

⁷⁴ 在聯合國中支持通過「第 1368 號」的反恐決議、發言共同反恐、凍結恐部分子在中國資金。隨後，中國外交部長唐家璇會見布希總統與國務卿鮑爾傳達了中國的關切，雙方並達成了共同反恐的共識，以及即刻開始交流有關反恐資訊與可能的軍事合作。

2001年10月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小布希提到，「美國和中國在共同抗擊恐怖主義時能取得很多成果...我們歡迎並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我保證，我們將始終本著相互尊重的精神解決我們的分歧。我們尋求一種坦誠、有建設性和合作性的關係。」⁷⁵曾指中國「幾乎肯定」成爲美國威脅的副國防部長伍夫維茲，這時也改口：「...敵對關係是一種冷戰思維方式。...中國的強大並不一定意味著軍事擴張，也不應意味軍事擴張。中國人站在我們這一邊，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⁷⁶

11月，台海兩岸先後皆獲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布希表示歡迎，⁷⁷12月，布希總統正式宣布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PNTR）地位，⁷⁸終止了1974年以來的「Jackson-Vanik法案」。⁷⁹2002年五月胡錦濤訪美，布希再強調「三不」：不支持台獨、不贊成台獨勢力和台獨傾向、不鼓勵台獨勢力的發展。⁸⁰

2003年3月，美發動「美伊戰爭」、⁸¹5月北韓宣布退出「兩韓非核化宣言」（Inter-Korean Denuclearization Declaration）。⁸²如布希十月在曼

張亞中等著，**亞太綜合安全年報 2001-2002**，前引文，頁141-142。

⁷⁵「布希總統在同江澤民主席舉行聯合記者會時的演講及答記者問摘要」，美國國務院信息局，

<<http://usinfo.org/mgck/usinfo.state.gov/regional/ea/mgck/archive01/1019bush.htm>>(16/7/2007)。

⁷⁶「美國國防部副部長接受《遠東經濟評論》的採訪談話」，美國國務院信息局，

<<http://usinfo.org/mgck/usinfo.state.gov/regional/ea/mgck/archive01/1102wolfo.htm>>，(16/7/2007)。

⁷⁷美國國務院信息局，

<<http://usinfo.org/mgck/usinfo.state.gov/regional/ea/mgck/archive01/1111bush.htm>>，(16/7/2007)。

⁷⁸該法案於次年1月1日起生效

⁷⁹該法案禁止美國與任何限制移民的共產國家有正常貿易關係。張亞中等著，**亞太綜合安全年報 2001-2002**，前引文，頁226。

⁸⁰孫國祥等著，**亞太綜合安全年報 2003-2004**（台北：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民93），頁339。

⁸¹美軍3月20日展開攻擊，4月7日攻進伊拉克總統府、5月1日布希宣布獲勝及結束戰事。<<http://www.njnews.cn/b/ca287298.htm>>(16/7/2007)；自3月開戰以來，至9月8日美軍在伊拉克死亡人數已逾千人，而伊拉克當地也混亂不斷，當局亦無法完全有效控制。「大紀元新聞網」，<<http://www.epochtimes.com/gb/4/9/9/n655073.htm>>(16/7/2007)。

谷亞太經合會重申「我們的一個中國的政策，三個公報基礎、《臺灣關係法》以及我們不支持臺灣走向獨立的立場沒有改變。美國將與韓國、中國、日本及俄羅斯進行磋商，在六方會談的框架下尋求為北韓提供安全保證的途徑。」⁸³2004年之後的發展仍大體延續如此。⁸⁴

「911事件」後的美國，對中國當然可謂面子給足、好話說盡，不過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恐怖攻擊發生前，兩國的互動即已有緩和回溫趨勢，「911」、「反恐」應僅是合作理由中的「加碼」因素。不論如何，就整體來看，美中關係在官方宣示上是和多爭寡的，這點與柯林頓政府相去無幾。布希就任初期的碰撞，我們也許可以新政府的磨合摸索過程來解釋，之後的回穩也如此反映。⁸⁵

二、實際作為

對於美國政策之宣示與實作是否「言行如一」，我們可再透過台灣問題、外交作為、軍力部署、經貿交流、安全議題等主要方面，逐一檢視真實情況：

(一) 台灣問題

台灣問題係以美國「對台軍售」及台灣的「國際定位」問題為主要。前者的例子就是2001年布希批准台灣六十餘億美金的武器採購案，這被

⁸² 孫國祥等著，**亞太綜合安全年報 2003-2004**，前引書，頁315。

⁸³ 美國國務院信息局，

<http://usinfo.state.gov/regional/ea/mgck/archive03/1021bushhu.htm> (16/7/2007)。

⁸⁴ 2004年台灣總統大選，美國重申「將按照《臺灣關係法》和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署的三個聯合公報所體現的一個中國的政策。」，美國國務院信息局，

<http://usinfo.state.gov/regional/ea/mgck/archive04/0326taiwan.htm> (16/7/2007)。十一月，鮑爾：「我們希望做的是，與中國交往，與中國一起前進，而不是試圖去圍堵它。」，

聯合新聞網，<http://udn.com/NEWS/WORLD/WOR1/2347870.shtml> (16/7/2007)。智利亞太經合會，布希提到，「我期待與他（新任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一起努力，維護朝鮮半島和整個太平洋地區的和平，為促進全世界的和平繼續我們的密切合作。」

「布希總統在APEC會議期間會見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美國國務院信息局，

<http://usinfo.state.gov/regional/ea/mgck/archive04/1122bush.htm>，16/7/2007)。

⁸⁵ 孫國祥等著，**亞太綜合安全年報 2002-2003**，前引書，頁167-168。

視為是爲了對付中國崛起所採取圍堵戰略的舉動。

然事實恐非如此。美國根據《台灣關係法》提供台灣「防禦性武器」，爲長久以來的一貫政策，非是布希政府的短期作爲。⁸⁶而若分析武器的相對性質可知，隨著時間推進的科技，看似「絕對先進」的武器，實際是「相對落後」的防禦性武器。⁸⁷美國這一波的對台軍售清單中的武器，在「質」的方面保留了很大限制，並未逾越美中三大公報之「防禦準則」，並且，此項軍售乃是柯林頓政府決定，新政府僅是延續執行，談不上變革。⁸⁸

而美國在台灣問題立場上的倒向中國則是另一佐證。台灣的國際身分，美國公然選擇支持一個中國政策、放棄承認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並且展現在不支持台灣近年致力加入聯合國等以國家爲會員資格的國際組織。⁸⁹這點小布希同樣延續了過去歷任美國政府的做法。

⁸⁶ 「八一七公報」美國強調基於中國「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爲前提，承諾降低對台軍售的質與量，但也提到一但中國增加軍備則美國仍會依《台灣關係法》提供台灣適當軍備，該公報本身是符合《台灣關係法》精神。楊仕樂，美國小布希政府對台軍售之分析：維持兩岸軍力平衡，**問題與研究**，第42卷，第6期，民92，頁67-96。如《台灣關係法》中規定：「美國會提供使台灣能夠維持足夠自衛能力所需的防衛設備與服務，總統與國會應只基於她們對於台灣所需的判斷來決定防衛設備與服務的數量與品質。」請參見Dennis Van Nranken Hickey, "US-Taiwan Security Ties toward the Next Millennium," <<http://www.taiwansecurity.org/IS/IS-Hickey.htm>>16/7/2007)。

⁸⁷ 同上註，頁77。在此作者也提到武器的「攻擊性」與「防衛性」的性質差異問題，認爲攻擊與防禦本來就是戰鬥中的一體兩面，即使是用以防禦爲主的武器仍多少都具有攻擊性能力，但武器仍可相對的比較出其攻擊與防禦的性質強弱，詳請參見：同前註，頁77-78。

⁸⁸ 「Daily Press Briefing」, April 11, 2001, <<http://www.state.gov/r/pa/prs/dpb/2001/2148.htm>>(16/7/2007)。

⁸⁹ 1991年9月14日、1992年9月12日、2003年9月17日、2004年9月15日，台灣4次申請加入聯合國全部遭到大會「不列入議程」封殺，美國在這4次當中亦每次保持緘默與不表態，儘管每次都宣稱支持台灣民主。除聯合國外，台灣近年還爭取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但同樣的，台灣第5、6、7、8度的申請入會案亦於2001年5月14日、2002年5月13日、2003年5月19日、2004年5月17日全部遭到大會否決。分別請見張亞中，**亞太綜合安全年報 2001-2002**，前引書，頁255、339；孫國祥，等著，**亞太綜合安全年報 2003-2004**，前引書，頁315；「大紀元新聞網」，<<http://www.epochtimes.com/gb/4/5/18/n542686.htm>>，(16/7/2007)。

(二) 外交結盟

我們還可以從美國與中國周邊國家的結盟發展，來檢視小布希政策是否藉由外交手段加強了對中國的圍堵、改變了美方政策一貫偏好。首先是美日關係。冷戰結束後美日仍持續既有的安全體系：維持美在亞洲的駐軍、⁹⁰加強軍事交流。⁹¹96年台海危機後，雙方修改了適用多年的《日美防衛合作指導綱領》。⁹²2000年布希上台後，在首度美日峰會上發表「安全和繁榮夥伴」聲明重申兩國關係，同年並讓日本加入了戰區飛彈防禦計畫(TMD)。⁹³小布希主政後，美日實際上大體維持既有以來的架構，除了小部修正調整，未再簽定新的軍事盟約，顯示雙方認為《防衛合作指導綱領》架構已足夠，亞太地區的軍事結盟未因此大有增減。

美韓關係方面，美國的駐軍政策雖嚇阻了北韓的侵略，但孤窮的北韓仍不斷製造國際爭議，向來令華府不堪其擾，⁹⁴棘手的朝鮮半島使美方甚為需借助日、中、俄大國多邊協商。小布希執政後的強硬態度讓朝鮮問題不僅沒有減緩，反而更加白熱化。對此，雖與南韓有軍事聯盟關係，美國卻不僅難以寄望「聯韓制中」，凡而還要提防中國要素。

美俄的共同觀點始終不及中俄多。小布希主政後兩者關係更淡如水，⁹⁵美藉反恐之由將勢力插入中亞地區之後，歧見更是日深。⁹⁶不願

⁹⁰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February 1995). (轉引自張亞中，*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略夥伴*，前引書，頁308。

⁹¹ National Defense Program Outline in and after FY1996, <http://www.mofa.go.jp/region/n-america/us/q&a/re/6a.html>, (16/7/2007)。

⁹² 張亞中，*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略夥伴*，前引書，頁：309-310。

⁹³ 聲明確認了「美日關係是基於共同價值觀、互相信任和友誼的夥伴」，並就安全、經濟與全球發展課題的加強合作達成協定。張亞中，*亞太綜合安全年報 2001-2002*，前引書，頁115-120。

⁹⁴ 1993年北韓退出的「禁止核武擴散條約」(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NPT)、95年對「停戰協定」的挑釁行動、96年潛艇擱淺事件、98年「大浦洞」飛彈事件、99年核武檢查爭執、01-04年多方會彈困難、06年核試事件等等。李明，*後冷戰時期南北韓與美國之關係*，收錄於*後冷戰時期南北韓與中日美俄四強的關係研討會論文集*，頁92-98。

⁹⁵ 《反彈道飛彈條約》(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的爭議、911之後對反恐議題的

甘為美馬前卒的印度事實上也是如此，儘管美國近年努力與印度修好，在中國問題上，印度仍然只講自己的步調。至於東南亞國家亦未有太多制衡價值，事實上東南亞國家不少立場親中或反美干預，⁹⁷如菲律賓長期苦於內憂、與共產越南安全合作可行性亦低等等。⁹⁸美國與東南亞相對薄弱的軍事合作，事實上很難解讀為防堵中國。

可以看到，美國與環繞中國的主要周邊國家並沒有特別發展出堅強、緊密的圍堵陣線，能與當初對付蘇聯時期的公約聯盟組織並論，美國對中的外交圍堵表徵並不明顯。

（三）軍力部署

比較小布希與柯林頓兩位總統在東亞地區的軍事部署概況亦可觀察出其一致性。在 1999-2000 年美國於亞太地區的兵力部署，主要集中在日本、南韓、關島、阿拉斯加以及夏威夷 5 個點上，駐亞太地區的 10 萬美軍中，超過 75% 部署在韓國和日本。⁹⁹到了 2001-2004 年，美軍東亞地區最重要的兩個兵力配置點仍是日本和南韓（大體上駐日維持四萬五千員之譜、駐韓約三萬七千員），布希跟柯林頓的駐軍政策幾乎沒有變化。¹⁰⁰

美國唯二較大的動作是，2004 年下半年抽調駐韓美軍赴伊拉克，與關島地區軍事部署的調整二者。¹⁰¹前者乃因應中東戰事的全球部署調

缺乏共識、阿富汗戰爭與美伊戰爭的歧見，乃至北韓核問題的各懷鬼胎等，均讓布希時期的美俄關係未能大步改善。亞太綜合安全年報 2001-2002，前引書，頁 123-135、196；孫國祥等著，亞太綜合安全年報 2003-2004，前引書，頁 153-164、177-191。

⁹⁶ 羅勝雄，美俄中共在中亞地區之權力競逐，前引文，頁 61-70。

⁹⁷ 如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緬甸、柬埔寨。東南亞國家希望美國扮演一個「輕敲，而非高居上位」(on tap, but not on top) 的角色，而不是建立長期的干涉方式，或抗中馬前卒。林麗香，中共與美國在東南亞的競逐，前引書，頁 95。

⁹⁸ Christopher A. McNally and Charles E. Morrison 等著，2001 亞太安全觀，頁 175-181、230-231、242；張亞中等著，亞太綜合安全年報 2001-2002，前引書，頁 52、228；孫國祥等著，亞太綜合安全年報 2003-2004，前引書，頁 64-66、68-70。

⁹⁹ *The military balance 1999-2000*,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¹⁰⁰ *The military balance 2001-2004*,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¹⁰¹ 包括加大對關島基地的建設，入包括B-52 轟炸機、最先進的AGM-86 空射型巡弋導彈和三艘「洛杉磯」級核子攻擊潛艦等前置戰略性武器。社論，「亞太地緣戰略轉

整；¹⁰²後者則是出於柯林頓時期的安排。¹⁰³事實上，關島基地的加強，加上韓國駐軍的減少，美國的東亞防務重心看起來反而有中國「後撤」的現象。

在亞太地區外，美國的部署異動還有中亞地區。美國藉打擊阿富汗反恐之名，分別在中亞吉爾吉斯、烏茲別克等國家建立 13 處軍事基地。¹⁰⁴雖然如此，中亞地區牽涉美、中、俄三強利益，美方動作反而可能激化此處更複雜的發展、傷害美國利益（如間接強化中、俄的合作）。兵力薄弱、奧援困難、又深鄰中俄的中亞駐軍，如被視為美國對中國西北地區戰略圍堵，恐怕也是言過其實。

(四) 兩國經貿

中國是後冷戰以來世界經濟發展最快速的經濟體之一，與世界首大經濟體美國的關係當然密切廣泛。中國的不斷成長使它需要美國提供科技、資金及市場；而美國則需要中國大陸龐大的市場與廉價勞力，兩國彼此需要對方，雙方的經貿合作是互利的。

在 2006 年進出口貿易結構的統計數據中，美國以 2035 億美元排名中國對外第一大出口國，並以 592 億美元居第二大進口國，兩項總額每年均以超過 20% 以上的成長率持續上升。¹⁰⁵而在美國的對外進出口結構中，中國同樣以 347 億美元位居出口第五位，及以 1967 億美元位居第二大進口國，同樣名列前茅。¹⁰⁶

換與台灣的戰略思維」，**中國時報**，2004 年 4 月 13 日，版 2。

¹⁰² 「美國全球兵力大調整」，**中國新聞週刊網站**，
<<http://www.chinanewsweek.com.cn/2003-05-21/1/1444.html>>(16/7/2007)。

¹⁰³ 美國海軍第七艦隊進行主力艦更換、部署 64 枚最先進的 AGM-86 空射型巡弋導彈，及一批 CH-重型運輸直升機、2 艘搭載 3,000 名陸戰隊員的大型登陸艦；重新啓用關島的海軍潛艇基地；而考慮部署三艘「洛杉磯」級核子攻擊潛艦等前置戰略性武器、修建 4 個中繼站、增強 B-2、B-52 戰略轟炸機的出動能力，都是出於此時的規劃。張亞中等著，**亞太綜合安全年報 2001-2002**，前引書，頁 21-22。

¹⁰⁴ 羅勝雄，〈美俄中共在中亞地區之權力競逐〉，頁 61-70。

¹⁰⁵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http://www.stats.gov.cn/>>(16/7/2007)。

¹⁰⁶ 資料來源：美國聯邦統計局 (U.S Census Bureau)，
<<http://www.census.gov/>>(16/7/2007)。

中國已成爲美國的貿易重地，但同時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也隨之快速升高。2000 年以後中國取代日本成爲對美貿易最不平衡的國家。這正是小布希政府近年極力協商要求中國提高人民幣匯率、加速開放服務性、金融業等方面之行業、放寬投資限制、降低兩國貿易逆差的原因所在。¹⁰⁷雖然平衡問題製造了兩強經濟議題上的齟齬，不過同樣也說明了兩國在國際經濟上交集、互賴已深的情況。

不論雙方經濟互賴關係是「脆弱性」還是「敏感性」，世界兩大經濟體間的互動不只牽涉彼此，還攸關全球整體政經穩定及全球利益。如何去異存同、互利互惠是兩國極爲重要的課題，這些都已具體展現在 WTO 等國際組織問題、永久最惠國待遇、經貿協商等作爲。

（五）安全議題

美中兩國在安全議題上的合作自不在話下。這主要包括「北韓」、「反恐」、「軍事交流」、「武器不擴散」等重大全球問題。兩國在北韓、反恐問題上的合作證據已有太多資料可資證明，本文不再贅述。「武器擴散」問題上，雖然中國抗議美方片面退出 ABM 並執意發展飛彈防禦系統，但中國並沒有抵制「核子非擴散條約」(Non-Proliferation Treaty, NPT)、「全面禁試條約」(Comprehensive Test Ban Treaty, CTBT) 和「飛彈技術管制體制」(Missile Technology Control Regime, MTCR)，而是與美妥協，並逐漸接受這些國際性的軍備管制機制。¹⁰⁸一則中國本身在這上面也有利可圖，它凍結了中國與其它國家的核子技術差距，特別是美國與俄國。¹⁰⁹二則可取得與美利益交換的條件，多年來，美國一直將衛星發射業務作爲中國在武器不擴散方面合作的交換條件。¹¹⁰

¹⁰⁷ 孫國祥等著，**亞太綜合安全年報 2003-2004**，前引書，頁 173-177、199-204。

¹⁰⁸ Johnston, Alastair Iain, "Learning Versus Adaptation: Explaining Chang in Chinese Arms Control Policy in the 1980s and 1990s," *The China Journal*, No. 35 (1996), pp.27-61. 另如 2002 年中國頒布「**導彈技術和生化武器及其他軍品的出口管制條例**」，也受到美歡迎。

¹⁰⁹ Garrett, Banning N., and Glaser, Bonnie S.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Nuclear Arms Contro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3 (1995/1996), p.73.

¹¹⁰ 孫國祥等著，**亞太綜合安全年報 2003-2004**，前引書，頁 179-181。

誠然，美中之間除了上述美日安保架構、中亞美軍滲透、飛彈防禦爭議、禁運與制裁、貿易逆差問題等仍存有競爭面，在西藏、人權、宗教等問題上也有歧見。然這些問題的重要性並未足以對整體政策起決定性作用，不易動搖兩國合作為重的態勢。¹¹¹總體而言，兩國「合作重於圍堵」關係主軸、政策前後一貫性、「反恐」等短期因素不足以撼動這層長期作用的推論，根據以上所列舉諸項證據來看，可說確實是成立的。

柒、結論

冷戰結束以來，美中關係更趨複雜化：現居世界獨霸地位的美國，遇上新興崛起急欲一展抱負的中國，兩強的接觸碰撞引出無數競和的現象與爭論。在現實主義角度下，國家本位主義的權力互斥本質，使兩國在所謂零和遊戲下為求自利自保，必須進行權力爭奪的對抗；但自由主義者眼中，全球化網絡的加速互動互賴，卻又使兩國需在共同背景下追求共同利益最大化，走向和平和諧的合作關係。新世紀美中關係分合縱橫，總讓世人感到矛盾迷離，美國之中國政策究竟是「圍堵」或是「交往」始終爭辯難定。

2001年小布希總統上台後，一般相信美國在未來的中國政策極可能有很大的轉變，美國也確實有能力這麼做。然而六年已過，我們沒看到有何實質的大轉向，兩國關係大體而言與柯林頓時期相去無幾，顯然，這其中猶有某種導致此「一貫性」特質的原因，等待我們去探究。

¹¹¹ 可能造成美中關係「失控」的矛盾，還有台灣與朝鮮半島兩問題。然就本文角度而言，過去半個世紀台海的相對穩定，不外乎兩因素：美國力量的介入、台灣海峽的阻隔。中國若思圖武力犯台同樣面對跨海作戰的高昂代價，而台灣的島國經濟與有限資源，無法單獨承受大國的封鎖或戰爭，對抗中國自然須仰仗美國支持。值得注意的是，狹小的台灣海峽雖也有一定的阻滯力量，但終究不比太平洋，未足保證安全。故最終的關鍵還在美國的支持，美中關係即起著主要決定作用。南北韓間並不存在水體的阻隔，直接面對北韓強大陸軍的南韓，威脅感更大，南韓更需指望美國的幫忙；但孤貧已極的平壤如今同樣無法不依賴中國而各自其是。因此最後關鍵還是端視美中關係的競和問題。

本文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切入，冀望尋得此一現象的解答。在介紹三項地緣理論概念中，我們看到可以改變權力動態的地緣因素應該才是決定美中關係走向的根本原因。由於太平洋「海水制止力」的作用，讓兩大國的跨海戰爭成本高昂、勝負難料，是緩和兩強對立衝突的主要力量。而雙方地理隔閡的遙遠、國力差距的懸殊，使兩國缺乏構成「威脅」對方、繼起衝突之要素；同時「美國海權」與「中國陸權」在亞太地區的接著面上達成平衡，海、陸不同性質的地理特徵、聯盟型態、作戰形式、武器系統都能打消不實際的企圖，令雙方各持穩定守勢。

本文據此所提出的整合理論是，不論是現實主義強調的權力競爭面或自由主義強調的權力合作面，均是建立在以地緣條件為背景的基礎上運作，前者受到後者的規範。美中關係的發展同時存在競爭與合作動力，但太平洋的天然地理形勢限制住了兩國對立面的發展，讓兩強很自然的因外在框架制約而走向「合作偏好」，不易因為國家內部不同的政府色彩或其他短期的突發因素而改變。

對此理論假定，本文從兩國客觀的戰略物質環境分析，到主觀的國家策略抉擇實作，列舉了諸多實證全面檢驗之。在「權力條件」上，軍力、財富等指標都指向美中權力集中性的巨大落差，只可能存在「美國威脅」而無「中國威脅」問題；「地理條件」上，美中兩國的地理位置、距離、水體橫互、佈軍狀態也都符合海水阻隔、海陸平衡的條件。

最後，本文指出姿態以強硬著稱的美國小布希政府，其中國政策表現從「政策宣示」到「政策實作」，確實呈現出以合作為主調、與前任政府變異不大的一致性事實，完整呼應了前面的理論推論。「太平洋海水制止力」的地緣理論解釋，在此相對成功地整合了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傳統觀點，完成一更具含括性與次第性的分析模式。

2004年小布希總統連任成功，展望未來可以確定的是，美中彼此不需重新適應對方，其互動在現有穩定基礎上繼續前進。太平洋的地緣作用仍將持續發酵，兩國共同合作維持東亞和平穩定、順暢國際經貿交流、穩固國際機制運行的關係亦可望持續。當然，權力對抗的角力同樣仍將在不傷雙方檯面和氣原則下，各憑本事縱橫俾闖。

東亞地區的穩定發展因此亦是可以期待的。亞洲經濟依然蓬勃、美中關係基調未變、台灣與北韓問題應可和平控制、日本比美國更關切亞太穩定、東協邁向進一步整合、俄羅斯專注經濟重生，因反恐、「兩伊泥沼」而分身乏術的美國當然更不願橫生枝節。世人雖不可具體逆料美中關係未來發展的細節變化，但區域和平合作的走勢短期內應不至改變。

(收稿：2007年1月3日，修正：2007年8月1日，接受：2008年2月25日)

參考文獻

- 王逸舟，**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台北：五南出版社，民 88）。
- 吳玉山，**抗衡或扈從—兩岸關係新詮—從前蘇聯看台灣與大陸間的關係**（台北：正中書局，民 86）。
- 林麗香，〈**中共與美國在東南亞的競逐**〉，頁 95。
- 中國時報**，「亞太地緣戰略轉換與台灣的戰略思維」，2004 年 4 月 13 日，版 2。
- 孫國祥等著，《**亞太綜合安全年報 2002-2003**》，頁 179-181。
- 張亞中、孫國祥，**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略夥伴**（台北：生智出版社，民 89）。
- 傅高義（Ezra F. Vogel）訪談稿，莽萍整理，「**中國崛起與二十一世紀中美日關係**」，**二十一世紀評論**，第 67 期，2001 年 10 月，頁 16-26。
- 謝淑媛主編，**廿一世紀亞太合作安全**（台北：民主進步黨中國事務部出版，民 93）。
- 羅勝雄，「**美俄中共在中亞地區之權力競逐**」，**中共研究**，第 38 卷，第 9 期。
- Baldwin, Davi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 Betts, Richard K. and Thomas J. Christensen, "China: Getting the Questions Right," *The National Interest*, winter 2000-2001.
- Brezinski, Zbigniew,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1997).
- Garrett, Banning N., and Glaser, Bonnie S.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Nuclear Arms Contro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3 (1995/1996).
- Gilpin, Robert,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 Cambridge

- University Press, 1981).
- Hoffmann, Stanly, *Janus and Minerva: Essays in the Theory and Prectic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86.
- Huntington, Samuel P.,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78, No.2 (March/April 1999).
- Keohane, Robert O. and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Harper Collins Publisbers, 1989).
- Keohane, Robert O, *International Instutions and State Power: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estView Press.
- Keohane, Robert O. and Joseph S. Nye, Jr. (ed.),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1972).
- Keohane, Robert O.,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 Khalilzad, Zalmay M., Mark Bernstein, Scott Hassell, Rober J. Lempert and John Godges, *Rand Review*, Vol.23, No.3, Winter 1999-2000.
- Mearsheimer, John J.,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 WW Norton, 2001).
- Nye, Joseph,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 Organski, A.F.K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2).
- Ross, Robert S. & Andrew J. Nathan, *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New York: W. W. Norton, 1997)
- Ross, Robert S.,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3, No.4 (Spring, 1999).
- Tharoor, Shashi, "Why America Still Needs the United N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82, No.5, (2003).
- Walt, Stephen M.,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9, No.4 (Spring, 1985).
- Walt, Stephen M.,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 Waltz, Kenneth 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The Cooperation Tendency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n the Geographic Politics Viewpoint

Chen, Yen-hwa

(A Master's degree, Department and Graduate Institu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Abstract

After the “cold-wa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s been more complex and less clear cut. According to Realism, containment is the best policy choice for U.S. toward China because of their competitive nature. But in terms of the Liberalism,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two countries to cooperate globalization. General speaking,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n under George W. Bush has been as peaceful and harmonious as under President William J. Clinton, even though President Bush was known as a hard-liner. Traditional theories cannot fully explain this long-term consistency of policy.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rethink the question above with the viewpoint of geographic politics. Based on the Stopping Power of Water concept, the Pacific Ocean is a major factor in stopping any war because of cost and uncertain outcome. Further, the Pacific Ocean discourages U.S. Navy and Chinese Army from intruding the enemy theater. Thus, framed in such a manner, U.S.-China interactions are unlikely to lead to wars, but rather lead

to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To examine this opinion, the article lists and compares the major indicators of strategic material conditions of the U.S. and China, and found that all indicators could fit our theory. Then we checked out the China policy performance of the Bush government by examining the policy they claimed, and their actual actions. Not surprisingly, both exhibited the peaceful consecution mentioned above. The new geographic theory can provide an explanation of paradox about U.S.-China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alism and the Liberalism.

Keywords:

China, United States, George W. Bush, containment, engagement, the Stopping Power of Water, Geographic Politics